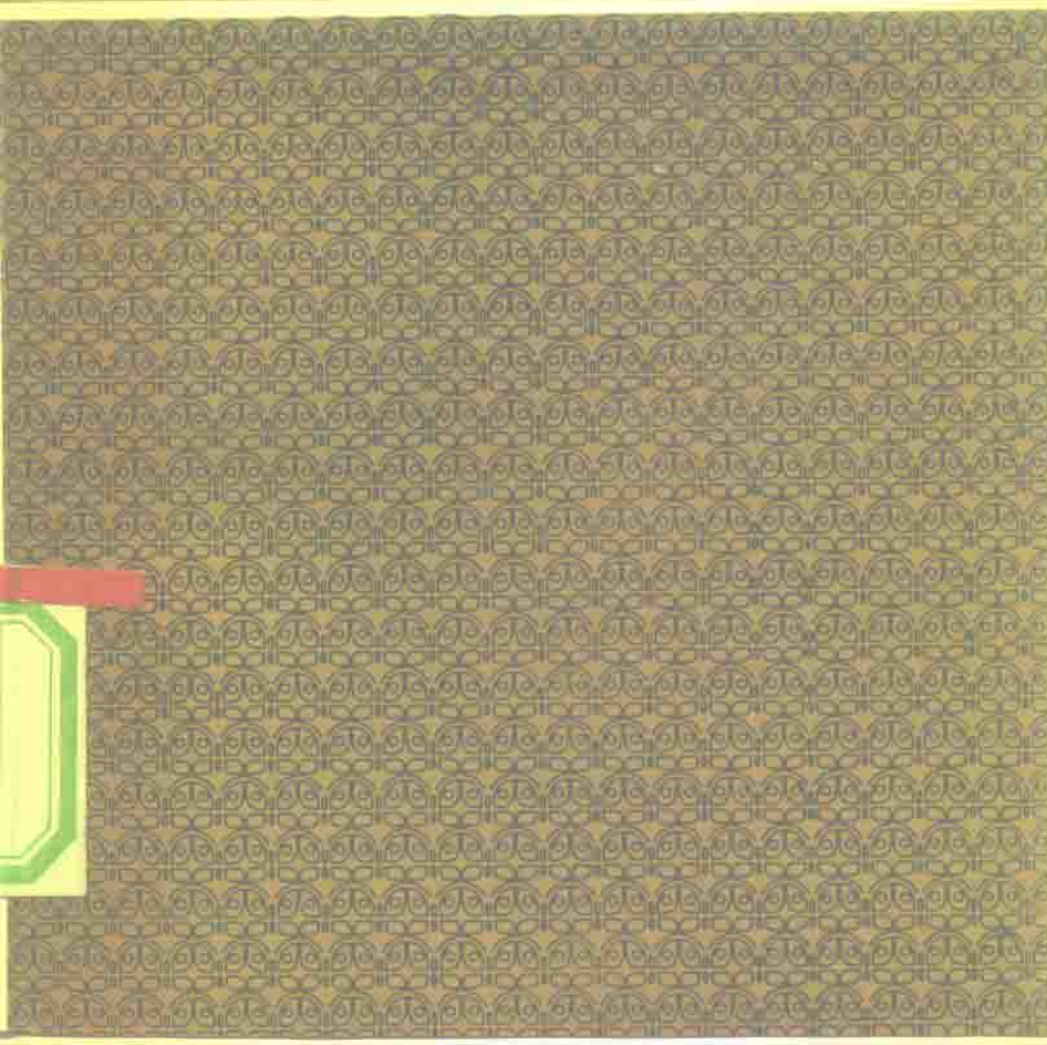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思想史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著



经济发展思想史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著

唐宇华 吴良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H. W. Arnd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8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许可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JINGJÌ FĀZHĀN SĪXIǎNGSHĪ

经济发展思想史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著

唐宇华 吴良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70-x/F·199

1997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5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6 1/4

定价: 8.80 元

译者前言

本书是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的一本重要著作，他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历史。他曾经出版过《经济增长的兴衰：比较思想研究》一书，它与本书是姊妹著作。前者主要探讨富裕发达国家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此书探讨贫困的不发达国家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系统地论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与理论的演进的历史过程，研究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思想与理论的不同政策目标和所起的作用。此书的篇幅不长，而内容却很丰富。许多外国学者称此书是精心著作。

本书是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研究情况的论述和系统的总结，其论述方式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全书共有七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史前史）主要论述经济发展的目标及其含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区别，在1945年以前，经济发展的历史主要是以“现代化”、“西方化”或“工业化”的形式作为发展的政策目标，现代经济的起缘及其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理论”、“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这些理论各自对经济发展和发展思想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增长的发展和社会目标）论述50年代经济发展主要以增长为目标，而增长的动力主要是资本形成（物质资本）；此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而且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寓于一个国家的人民之中，这就是智力——教育；与此同时，发展战略从内向转

为外向,从经济目标转向社会目标,从而使发展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部分论述两种不同的激进派的发展思想,即左翼激进思想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和结构主义;右翼激进思想主要是“怀疑论”和“反现代化”,认为社会需要高于经济需要,憎恨西方文明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第四部分论述发展面临的挑战,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增长对于发展是必要的,但取决于现代技术、现代观点和制度,因此,发展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

此书有助于我们系统了解国际社会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思想与理论,对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学生,乃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参考价值。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差误失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史前史(至 1945 年)	9
西方起源 反应性民族主义 殖民理论与实践 主流经济学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战后的目的与战后计划	
第三章 增长的发展(1945 至 1965 年)	51
资本形成 人力资本 贸易作为增长的引擎	
第四章 社会目标(1965 至 1975 年)	91
社会发展 就业 不平等和(或)贫穷 基本需要 福利或现 代化	
第五章 激进派的对偶:左派	120
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保罗·巴兰 新马克思主义; 拉丁美洲的经历 新马克思主义,A. G. 弗兰克 关于“发 展”的新马克思主义 毛和毛主义 国际经济新秩序 新马 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	
第六章 激进派的对偶:右派	156
怀疑论者 反对现代化者	
第七章 评价	172
对发展的异议 社会正义 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人名译名对照表	185

序 言

几年以前，我出版了题为《经济增长的兴衰》一书。它论述了50年代怎样把经济增长看作富裕工业国家经济政策唯一最重要的目标，60年代经济增长又怎样受到各方面的抨击。本书试图同样地把经济发展作为世界贫穷国家的一种政策目标来对待。

此书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写作，在此过程中，我已多次成为知识的负责人。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研究中，我从阿瑟·刘易斯和赫拉·迈因特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最多，实际上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和印度尼西亚朋友那里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近几年来，I. M. D. 利特尔的《经济发展》和R. M. 森德鲁姆的《发展经济学》两书进一步激励了我的思想，虽然这两本书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但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意识到我会遭受但并未发生的两种负债，一是有负于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权威们，二是有负于用别的语言而不是英语研究发展的作者们。如果我试图填补这两种缺陷，就决不会完成此书。我只能希望其它的研究能补充上这两方面的研究。即使把经济发展——一种浩瀚的学识——的英语文献限定在很窄的范围内，我也不能自称已经读过和领悟了很大部分。读者会失去一些自己喜爱的作者，纵然他们记得我关心的是要论述政策目标，而不是经济分析。但我相信，我所引用的资料足以表明关于发展目标的主要思想脉络。

第2、3和5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至于资料的使用，我非常感谢下列资料来源：（第2章）《新闻通讯》，《澳大利

亚经济思想社会的历史》，第2卷(1982年，秋)；(第2章)《1945年以前发展经济学》，J.巴格沃蒂和R.S.埃克考斯编著，《发展与计划：纪念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文集》(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1972年)；(第3章)《贸易作为增长的引擎》，《经济与社会》第8卷，第2期(日内瓦，1982年)；(第5章)《结构主义的起源》，《世界发展》第13卷，第2期(1985年2月)，牛津，珀盖蒙期刊有限公司出版。

第一章 导论

世界已习惯把自己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当进一步发展是它们本国人民普遍的要求，也被其它国家几乎每一个人看作是希望。但是，有人问起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正常居民什么是“发展”的理想目标，他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

较高的生活水平；增加人均收入；提高生产能力；征服自然；自由控制人类环境；经济增长；但不仅是增长，平等增长；消除贫困；基本需要的满足；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财富、权力和地位；经济独立，自力更生；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解放，通向人生阶梯的手段。发展，依据这个主题的大量文献，似乎已包括富裕社会的几乎各个方面，每一个人通向理想王国的道路。

这并非始终是如此。虽然“经济发展”一词的使用，从活动意义上来讲尤其被政府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至少已有一百年之久，但“经济发展”一词用来表示社会经历的一种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没有使用过。以前主要用来表示过程的英语名词是“物质进步”。这正是亚当·斯密希望“英国朝着富裕与进步的发展”会在整个未来持续下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先对“经济进步”表明了偏见的观点。对于英国、法国和后来的德国、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进步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得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理想是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甚至西方化，如同享受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一样享受民族生存、权力和独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一结束，在世界的“欠发达”国家和为了“欠发达”国家，把经

济发展作为一种政策目标与发达国家把经济增长提升到主要政策目标的地位很意外地巧合在一起。人道主义对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在统计上的证据的反应,支持了要求经济发展的政治压力,这一压力产生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于与东亚日本的竞争和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的竞争。与此同时,在战争期间实现充分就业并在战后格外容易地保持下来,改变了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注重不稳定性和就业不足转向了以经济增长为新的重点。这种巧合主要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至少在西方战后思想和著作中,经济发展实际上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语。最先广泛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和问题的书名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定义为“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用人均收入的增长来衡量。

最初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创始人和后来称为第三世界的计划人员,依照古典传统但在近代增长理论——哈罗德和多马发展了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特殊影响下,强调固定资本的形成,并作为经济增长和(或)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主要政策内容是要提高贫穷国家国内储蓄率,增加富裕国家资本援助的机会。在60年代,不同的资本形成率难以解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率为什么不同,已成为日益明显的事实。除了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的差别之外,在其余的因素中要考虑到质量的差别,尤其技术进步和教育所带来的差别,似乎应受到更多的注意。与教育和人力计划有关的人力资本、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发展思想。而且在60年代,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结果所带来的失望导致了更新的信念,贸易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或者至少可以作为有用的陪衬物,更加外向的工业发展得到了赞成。

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或关于内向和外向工

业化的相对优势的认识变化，充其量只是涉及到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衡量加速经济发展的最好战略的手段变化，而不是目标的变化。但是，这样的认识改变了人们观察发展的角度。把经济发展看作一种更加复杂的过程，改变了把发展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的看法。教育、技术进步、进入世界市场经济——这一切都超过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含义。

60年代末，认识过程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确实经历了相当迅速的经济增长，比西方国家19世纪一般经历的速度还要快，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并未消除贫困和就业不足，而时常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这就是说，发展的含义被误解了。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标准则是贫困、失业和平等发生什么变化。无论怎样，发展政策必须旨在平等的增长。用某种观点来看，更加重要的优先应该是满足基本需要。

对于平等分配和其它社会目标应给予更多注意的这种要求在第三世界引起的反应甚微，那里的政治和社会权贵们很可能认为这种要求是对他们自己地位的一种威胁，或者无论怎样，可能认为是对他们内政的非法干涉，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但的确可能部分地反映出这种情形很适合于西方国家近代知识环境。经济前所未有地增长20年以后，增长本身遭受了几方面的抨击——来自怀疑论者和批评家，日益认识到生活质量富裕的代价；来自学生和持有异议的人，受越南战争激化的人；还有来自对环境威胁、污染和非再生资源耗竭所发出的警告。这种呼声还把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流行并继续发展的异端思潮联系在一起。

在左翼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手段和目标的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共同的信念，需要革命推翻西方资本主

义一帝国主义。马克思的伟大魄力在于把释放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发展辩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但未满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需要。列宁全心致力于获取政权，斯大林专心于军事和工业的巩固，都没有明确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表示异议。但是，毛泽东首先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农民激进主义的要求，而且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他自己动员群众改造人类自然的千年至福的想象力所取代。同时，一个世纪前获得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外围”不发达国家经济依附“中心”发达国家的概念来阐述不发达本身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命题。涉及不发达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西方之间阶级斗争的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中有自己的改良主义派，在70年代国际争论中引人注目。

在右翼方面，虽然怀疑论者对传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理想性和可行性的主流思想提出了异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10年或20年里，对于甘地强烈谴责西方的文明和现代化，很少有明显的反应。然而在70年代，阿亚托拉·霍梅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赞同甘地把西方文明看作是道德的邪恶，与这两位宗教领袖一样，基督教徒的代言人反对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上很少有人按照平等分配必须优越于经济增长的这种信念，从“左翼”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划分出“右翼”的宗教领袖。

在此书中，我的目的是要比较详细地探索已具雏形的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目标的思想史，阐述人们的思想怎样和为什么发生变化，或者世界不同地区的事实怎样和为什么有差异。像我以前的《经济增长的兴衰》的书一样，此书是一本思想史，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它涉及到政策的目标并非手段的观点。本书不想对经济分析作出新的贡献，或说明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其重点

论述人们在学术作品和公开讨论中反映出关于目标的思想变化。

当然，目标与手段——最终的目标和作为手段的目标——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清楚的。手段的选择可能无意地影响目标之间的效果交替，而理想的交替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手段的选择。本书尤其是第3章的一些段落，在讨论替代发展战略上有一点好处。但这样做只是因为不同的战略可能部分地反映和促进不同的价值观。

此书证实比起前书是一项更加困难的工作。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清楚的，问题只是为什么人们多年认为这样的增长是非常理想的，而后来又产生了怀疑。与此相反，发展包含着所有男女人的一切事情。这种情况并不是简单的策划。如果有一个中心主题的话，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就是一种日益复杂和歧异的主题。现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依然存在，相互为了归顺而竞争。把这些解释是怎样和为什么会产生叙述清楚，可能有助于读者弄清他们的思想，或许补充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只是认识到了我们时代许多问题的一方面，或者至少使读者更加认识这些困境。专心研究方法的经济学的学生可能被鼓励去思考目标——它究竟是为了什么——从中获得收益。

本书解释人们发展思想在几十年内怎样和为什么发生变化，这样讲可能是冒昧的。这不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受内在逻辑和新经验知识指导的思想进步的科学史。它也不是几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史，这种思想史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使正在变化的思想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联在一起。本书所探讨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有时只是知识潮流中的变化，一种新生学术界的成果。但是，正如科学史中的变化一样，有些变化也是知识观察家们对特殊民族政策成败的反映——似乎在第三世界实验室里未受控制的但不是不明显的试验。其它变化实际上是政治陈

述，把民族和国际斗争中成员的观点和利益说明清楚。不管它们的起源如何，它们全部构成现代知识历史的一个方面，除了发展经济学家之外，可能使其他人感到兴趣。

一些读者可能离开此书，用《旧约·传道书》的话对自己说，在阳光下没有新事物。这既不会引起惊讶，又不会引起沮丧，因为人类状况和人类希望的一切困难都包含在发展的概念之中。在亚当·斯密、斯图亚特·穆勒、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卡尔·马克思、甘地、孙中山和熊彼特的著作中的某些地方可以找到近 30 年来把发展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所谈论的一切事实，很可能是真实的。这种发现是思想史学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只要它被重新发展，用现代名词表述，进行讨论并使大家熟悉，它将恢复使用。

第二章 史前史

(至1945年)

冈纳·米尔达尔在195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写道：“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要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在不发达国家出现，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定义，认同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项任务……所有这些成为历史中全新的重要事情。”^①

正如我所指出，我的基本目的是要考察人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作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政策目标是什么含义，并探索这种思想的变化和不同的观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已成为讨论的主题。在我们进行这项任务之前，有必要确定这个阶段，论述史前史的情况。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并不是新的，它在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新的起点是一种几乎普遍接受的观点，迄今落后于这种过程的国家要寻求参与这种过程，并在参与过程中要得到帮助。甚至作为这些国家的一种政策目标，经济发展在它们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中已存在很长时间了，尽管用在不同的标签之下，“现代化”、或“西方化”、或更经常用的“工业化”。甚至在西方，经济发展在某些意义上长期是一种较大的专业文学课题，²关于殖民理论与政策的主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传统文化中的主题。

本章将分别考察1945年后经济发展作为一种政策目标以前

^① 冈纳·米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伦敦：达克沃思出版，1957年，第8页。

的三种经历，并考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期间这种思想的出现。

西方起源

W. W. 罗斯托比其他任何人更明确地和成功地解释“它究竟怎样开始”。^① 尽管地点和时间，不论在 18 世纪、17 世纪或 16 世纪的英国，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还是在 10 世纪以后的修道院，都取决于作为现代文明出现的关键因素，工业革命、牛顿物质世界观、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教徒的伦理、或者理性和经验式调查的解释，它肯定开始于欧洲。

工业化可能后来成为“现代性的标志”，^② 但似乎在道理上认为，“‘工业革命’带来巨大变化之前，机器在西欧发展至少已有 7 个世纪。”^③ 如果“工业革命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相区别就是把科学技术系统地、有规律地和进步地应用于生产物品和劳务”^④ 的话，那么 17 世纪的英国在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的影响下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培根认为新科学的真实目标就是“人类生活拥有新的发明和财富”，^⑤ 他是第一位把科学与物质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正如罗斯托指出，在牛顿的综合论中，“人处于理解、预测和控制自然的位置上……通过改变人观察自己周围世界的方法，牛顿的思想极大地增加了新发明供给和增强了企业家使用新

① W. W. 罗斯托：《它究竟怎样开始：现代经济的起源》，伦敦：梅休因出版，1975 年。

② W. W. 罗斯托：《政治学与成长阶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54 页。

③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伦敦：劳特莱杰出版，1934 年，第 3 页。

④ 罗斯托：《政治学与成长阶段》，第 26 页。

⑤ 摘自 J. B. 伯里：《进步思想》，伦敦：麦克米伦出版，1924 年，第 52 页。

发明的意愿。”^①然而，在培根和牛顿以前一个世纪，新教改革^②支持新的伦理观，把“宗教支持的禁欲主义变成注重世俗物品和世俗进步的一种手段”，^③哥白尼和伽利略在科学革命中采取了最重大的步骤，“由内在力驱使了解宇宙的意义”^④。

的确有争议的是，真正的起源还要追溯得更远一些。“在可能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业过程以前，对愿望、习惯、思想和目标的重新确定是必要的。”^⑤时间与空间现代范畴的出现和自然的发现是两个关键的步骤。有人提出，前者部分产生于修道院的惯例，规则：在17世纪，教皇指令修道院的钟声在24小时内响7次。时间与空间现代范畴的思想是对过去的重大决裂，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航船沉落在地平线以下，如同恶魔落入深渊不需解释……客体恍然出现和隐没不见……在这种空间和时间的符号世界里，一切事物不是奥妙，就是奇迹”。^⑥精确计算数值的独立世界中新信念的标志就是机械时钟，最新发明了许多种类的时钟，但到13世纪城市才使用。因此，“时钟，不是蒸汽机，成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⑦第二个主要变化是“从超凡世界到自然世界兴趣的方向……经过缓慢的过程，自然界打破了中世纪地狱、天堂和来世的梦幻……整个自然的发现是发现时代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个时代始于西方世界十字军东征、马可·波罗遍历列国（1250—1320年）和葡萄牙向南方的冒险”。^⑧

然而，我们追溯西方文明起源——其中物质进步或经济发展

① 罗斯托：《它究竟怎样开始》，第151页。

② 新教改革指欧洲16—18世纪宗教改革运动。——译者

③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3页。

④ 罗斯托：《它究竟怎样开始》，第145页。

⑤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3页。

⑥ 同上书，第14页。

⑦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19页。

⑧ 同上书，第28页。